



历代名人爱情传奇

有生之年 有幸遇见

广陵子◎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目录

第一章 古意：美人名士自倾城

明月梨花一梦：苏轼与王朝云

赌书消得泼茶香：李清照与赵明诚

不许情人唤不起——纳兰容若与卢氏

浮生如梦，为欢几何：沈复与陈芸

第二章 玉映：张家有女初长成

则见风月暗消磨：张元和与顾传玠

爱而敬之，百年相欢：张允和与周有光

隔花人远天涯近：张充和与傅汉思

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与沈从文

第三章 旧时：别有风情旧时香

陶然亭畔旧春风——高君宇和石评梅

不识梅郎是梅郎——梅兰芳与孟小冬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张爱玲和胡兰成

第四章 才情：数去更无君傲世

生不同来死同归：傅雷与朱梅馥

万水千山走遍——三毛与荷西

人生边上的围城：钱钟书与杨绛 105

第五章 他山：似这般动人模样

通往存在的道路：海德格尔与阿伦特

更爱你的灵魂：萨特与波伏娃

亦夫亦子亦情人：杜拉斯和安德烈亚·扬

第一章 古意：美人名士自倾城

我不知道我的前生几度轮回里？正当北宋东京梦华之时，可曾见过东坡携着朝云出城游春访友悠然自得？正当南渡江山改换之际，可曾见过李清照携着夫君的手泪眼相望寸断柔肠？正当桃花扇底断送南朝之后，可曾见过纳兰容若徘徊在爱妻墓前黯然神伤？正当万马齐喑西风渐起之时，可曾见过沈复与芸娘泛舟于太湖之上把酒临风？千古之上，可堪相思相望者，又何止此数人？不过是他们的故事，格外地触动了某一个百无聊赖的午后，某一点不可言说的心事。沉迷了岁月，撩乱了浮生……

明月梨花一梦：苏轼与王朝云

过往五千年间，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不少惊才绝艳、名垂千古的耀眼人物，潇洒飘逸如李太白，沉郁顿挫如杜工部，缠绵悱恻如李商隐，英姿勃发如辛弃疾……但如果要从这些文坛大腕中，寻找一位综合得分最高的全能型选手，那就非苏轼苏东坡莫属了。

东坡其人，可谓上下数千年中，寥寥不世出的几位绝顶天才之一。文则昂然侧身唐宋八大家之列，诗则为李杜之后一大家，词则以豪放旷达开一代新风，书法则为“苏黄米蔡”宋四家之首，绘画成就亦远在同侪之上，金石，佛学，政论……举凡当时显学无不涉猎，真可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文采风流如此，再添上几段缠绵悱恻的风流韵事，苏东坡这幅精彩纷呈的人生画卷中，也就多了最明媚动人的粉红一笔，恰如临水桃花，十分春色，全然圆满。

苏东坡前后有过三位妻妾，巧的是，她们全部姓王。发妻王弗，续弦为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侍妾王朝云。她们三人到底谁在东坡心中占有最重分量呢？后人争论纷纷，莫衷一是，然支持朝云者最为多数。一个重量级的原因就是，在这三人中，苏东坡写给朝云的诗词作品是最多的，共计诗5首，词7首，文3篇。其他涉及或疑为影射朝云者尚且不计。另一个原因则在于，朝云是陪伴在东坡先生身旁经历最为坎坷、时间跨度最长的女子，从十余岁时初见，到岭南溘然长逝，二十余载的漫长时光中，她和他琴瑟相和、心曲互通，谱就了一段千古不朽的爱情佳话。

芙蓉一朵立娉婷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的夏天，时任杭州通判的苏东坡，在西子湖畔已经度过了两年的悠闲时光，两年前因反对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变法，东坡被“拗相公”贬来此地，当一个小小的闲官。却不知这一贬，成就了苏东坡与杭州山水、江南佳人的一段大好因缘。

宋代风尚重文轻武，文官的生活更是惬意自在，正如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所言：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时值初夏，水似眼波横斜，山如眉峰聚散。苏州太守陈襄在西湖边大宴宾客，我们的才子苏东坡自然是座上嘉宾。

在这般“往来有鸿儒，谈笑无白丁”的盛大聚会上，妓女自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她们与文人学士唱和来往以自抬身价，名士们也多以出入秦楼楚馆为韵事。宾客远观美景、醉揽佳人、手捧酒杯、闲吟诗词，说不尽的潇洒风流。在这其中，有一位弹琵琶的小小乐妓格外引人注目，她虽然形容尚小，却神清目秀、宜嗔宜喜，已经可以看出日后的绝色模样，不由令人心猿意马。我们的大诗人自然也不例外。

酒过三巡，众人愈发兴致盎然，起哄着让苏东坡题诗一首，以志今日之乐。诗人的目光在女孩面上稍停片刻，便淡然望向远山，用略带四川口音的官话悠悠吟诵：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诗人声音方落，众人已轰然叫好，用浙江的绝色美女西施，来比拟姿态万千的西湖，美人美景交响辉映，可谓出人意表又贴切之至，东坡之才果然无双。连那位懵懂的小女孩子也灿然一笑，诗人的眼光更加移不开了。

善解人意的太守大人、知情解趣的宾客同僚，早就看出了东坡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宴会还没有结束，已经有人来告诉这位小琵琶女：她被买下来赠与了苏东坡大人。

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命运转折，她在恍然中，更多的是欢喜和期待，能够从此跳离风尘，来到名满天下的苏东坡身边，哪怕为奴为婢、为妾为侍，她都是甘心情愿的。何况那人看待自己的眼神中，有惊艳，有欣赏，有怜惜，唯独没有轻视和鄙夷。她知道，她是无比幸运的。

她抱着琵琶，分花拂柳般从人群中翩然走来，盈盈拜倒在苏东坡面前：“大人，请赐我一个新的名字吧。”然后抬起头来，一双大眼中珠泪盈盈。看着这张“淡妆浓抹总相宜”的面庞，苏东坡不知怎的，想起了当年坐船进京赶考时，在江中遥遥看到的巫山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苏东坡喃喃自语：“你就叫朝云吧。”

那一年，朝云十一岁，苏东坡三十八岁。

天香国艳肯相顾

有人可能会大惊小怪了，才十一岁，东坡莫非是有“恋童癖”？其实大谬不然，古人平均寿命极短，故而三十不为夭，七十古来稀，十四五岁结婚者比比皆是。十一岁对于宋代的女孩子来说，已经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年龄了。

同时代的另一位大文豪欧阳修也在词中抒发过对少女的爱恋：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可见在时人眼中，这实在是自然不过的事情。

朝云到苏家后，苏轼的夫人王闰之见其年纪幼小、青稚可爱，不免多加照拂，朝云也就顺理成章随了夫人的姓氏：王。苏东坡的词中，朝云的身影也开始若隐若现了。

琵琶绝艺，年纪都来十一二。

拨弄么弦，未解将心指下传。

主人嗔小，欲向东风先醉倒。

已属君家，且更从容等待他。

《减字木兰花·赠小鬟琵琶》

这个美丽的小姑娘，弹得一手出神入化的好琵琶，只是毕竟还未解风情，远远做不到“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主人虽然“恁时相见已留心”，也只能摇摇头，自己独向东风，自斟自饮罢了。不过这支名花已经移入家中，而且也终有长大的那一日，不如静下心来，看她一日日在春风中抽条长叶、发芽开花，“且更从容等待他”。

家有贤妻美妾，仕途上的蹭蹬困顿，也就可以弥补一二了。熙宁七年（1074）春天，东坡因公事前往常州附近，春节也未能和家人一起度过，除夕之夜分外凄凉。好在大年初一清早，窗外梅花上的喜鹊就开始叽叽喳喳，紧接着就有家信送来。除了妻子一如既往的温柔叮嘱外，还有一张色彩柔美、香味扑鼻的信纸。难道是朝云？苏东坡兴奋地打开，只见朝云用尚显稚嫩的笔迹，描摹了前朝才女苏蕙的回文诗，一笔一画，可以想象到她写字时认真而用力的样子，连鼻尖上的汗珠都忘了擦。

苏东坡回到书房里，又填了一首《减字木兰花》，回赠给可爱的小朝云：

晓来风细，不会鹊声来报喜。

却羨寒梅，先觉春风一夜来。

香笺一纸，写尽回纹机上意。

欲卷重开，读遍千回与万回。

此时，他的归家之情已是箭在弦上、迫不及待了。

回到家中，眼见朝云生动而娇艳的面孔，恰如“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然而仅有美色，显然是无法让审美情趣极高的大才子满意的。朝云除了继续练琵琶之外，还开始学习书法、茶道等诸项技艺，可见要想成为一朵优秀的解语花，实在并非易事。

苏学士喜茶不喜酒，对于茶道也有颇为精深的造诣。从来佳茗似佳人，心灵手巧的朝云很快也就得了东坡的真传。苏家曾有太皇太后所赏赐的名茶“密云龙”，苏东坡视之如宝，只有最亲近的门生故旧登门，才有资格一品这“密云龙”的绝妙滋味。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都有这个资格。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叫廖正一的年轻人，因才华特异，也能得到苏学士的另眼相待。为他们濯手烹茶的，自然非朝云莫属。

绮席才终，欢意犹浓。

酒阑时，高兴无穷。

共夸君赐，初拆臣封。

看分香饼、黄金缕、密云龙。

斗赢一水，功敌千钟。

觉凉生，两腋清风。

暂留红袖，少却纱笼。

放笙歌散、庭馆静、略从容。

——《行香子》

这位碧纱笼中的“红袖”佳人，给四学士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乍入苏门的他们，此时还没敢对师傅的新宠评头论足。而另一位以狂傲不羁闻名于世的大家，米芾，则已经在—首《咏茶》词中，从旁观者的角度赞美了朝云。“娇鬟，宜美盼，双擎翠袖，稳步红莲。座中客翻愁，酒醒歌阑。点上纱笼画烛，花骢弄、月影当轩。频相顾，馀欢未尽，欲去且流连。”

这很像是电影中的长镜头，朝云在心无旁骛地煎茶待客，而年轻的“米癫”早已色授魂与，酒醒人散后还忍不住频频回首，想再看看她的情影。至于当时我们的苏东坡大人作何反应呢？就不得而知了。

别郎容易见郎难

其实自命清高的文人都讲究一个情调，所以米芾再倾慕颠倒也只是欣赏，而苏东坡对养在后院的朝云，也深谙“家花不如野花香”的妙趣，效仿一下那位著名的南唐李后主，“手

提金缕鞋，划袜步香阶”。当然，以东坡无人可及的才气，把这种“幽会”的滋味，描摹得更淋漓尽致。“好事若无间阻，幽欢却是寻常。

一般滋味，就中香美，除是偷尝”。这种心知肚明的“感情游戏”，对于年过不惑的苏大人来说，可真算得上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了。

家事虽然顺心，仕途却愈发不顺。东坡从杭州迁到密州，三年后转到徐州。元丰二年(1079)至湖州。就在这一年，震惊文坛的“乌台诗案”爆发，苏东坡以诗文作品中毁谤时政的罪名被捕入狱。平心而论，诗人的作品中确有一些愤激牢骚之词，然其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更是不容错认。但他的政敌却断章取义、借题发挥，造就了有宋一代最著名的文字狱。

当时苏东坡已是天下公认的文坛宗主和学术领袖，他在外放的几年间，于密州徐州诸地政绩显著，因此一朝被捕，天下震动。在押解进京的途中，沿途观看送行的百姓无不泪落如雨。苏东坡自己也痛苦沮丧之极，几次恨不得跳水自尽。

消息传到家中，王闰之和朝云都惊呆了，她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在她们面前总是谈笑风生、豪爽风趣的夫君，竟然遭受如此大难。王闰之失魂落魄之余，竟要将苏东坡的全部手稿烧毁，她颤抖着双手，捧起一大摞诗文手稿，“大人就是因为这劳什子文章获罪的，可留不得了。”朝云大惊失色，赶忙扑上前去，痛哭失声：“夫人，这都是大人的命根子啊。千千万万烧不得！”王闰之沉痛地望向朝云：“我何尝不知？但朝中那些人，鸡蛋里面挑骨头，不来家中继续搜查，他们焉能罢休呢？”朝云愣住了，双手一点一点地松开，踉踉跄跄地退了几步，面朝京城方向决然跪下：“只要大人平安无事，我王朝云愿付出三十年寿命。上天可鉴。”

在接下来的5个月中，对苏家所有的人说都是不堪回首的噩梦，清风朗月、渊渟岳峙的苏东坡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折辱，连同住的狱友都看不下去了，“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好在无论何时何地，国人的精神领域中总有一脉清流，由良知、道德与正义汇集而成，涤荡黑暗，扫除罪恶，一往无前。

王闰之和朝云日日以泪洗面，在她们不熟悉的男人的世界中，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苏东坡奔走疾呼、上书开罪，统治者也并非全然昏庸之辈。乌台诗案终于宣告落幕：苏东坡连降数级，被贬黄州。

黄州，在苏东坡的生命中，绝对是一个举足轻重、继往开来、分水岭般的标志性存在。以贬谪黄州为界，苏东坡的思想境界和作品风格，可分为截然不容的前后两期。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苏东坡真正走向了圆融旷达的大家之境。

他对朝云更加眷恋，元丰三年(1080)刚到黄州不久，家眷还都未能接过来，东坡写信

给朝云，“情若连环，恨如流水，甚时才休？……向彩笺、写遍相思，字了重重封卷，密寄书邮。料到伊行，时时开看，一看一回和泪收。”朝云看到这样的深情词句，更是忍不住“一看一回和泪收”了。

这边是遭受重挫思念家人，那边是望断关山渴望团聚。朝云恨不得身插双翅，随风飞到先生身边，好帮他端茶倒水、铺纸磨墨，好为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君还知道相思苦，怎忍抛奴去？不辞迢递过关山，只恐别郎容易、见郎难。”收到东坡的这封信后，朝云更是柔肠寸断：“冤家啊冤家，这不正是我想对你说的吗？”

千重山，万重山，相思枫叶丹。王闰之和朝云终于来到了苏东坡的身边。安慰罢贤妻，苏东坡愧疚地看着朝云，心中既喜且忧、况味难言，以朝云的韶年如花、多才多艺，何愁没有更好的出路和归宿呢？而她却毅然决然跟着夫人，来到这荒凉僻远的地方。殊不知朝云的心中，早已是坚若磐石：有生之年，必将伴随先生左右，不离不弃，海角天涯。

水殿风来暗香满

来黄州之前，东坡名满天下、交友广阔，友情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然自到黄州以来，朋友们好像集体消失了一样，没有一封安慰问候的书信，东坡满怀热情地给朋友写信，却总是如石沉大海。虽然从来不说什么，但朝云能感觉得到，先生心中的失意和落寞。

但慢慢地，她发现东坡先生变得不一样了，目光更清明，步伐更稳健，笑声更沉着，气度更雄浑，胸怀更旷达了。这种变化是从哪天开始的呢？从全家人一起动手，自力更生、除草烧荒、一砖一瓦修建东坡草堂开始吗？还是从夜游赤壁的那几次开始？说不大清楚了，但朝云觉得，她越来越喜欢这样的先生，也越来越依恋这样的先生了。

当地淳朴善良的山民知道这是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开始有人热情地过来串门，送米送菜，分给他们当地的特产和猎物。乡民们怯生生地放了东西就准备走，苏东坡却热情地和他们攀谈，问他们豆苗几时熟，麦子一季种几次。慢慢地，乡民们放开了拘束，开始围着这位大人物谈天说地、笑语连连了。

刚读了陶渊明诗的朝云想，这是不是“相顾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呢？这样似乎也很好啊，只是从以前那些大人物到现在这些乡民，大人真的适应了这种落差吗？有一天，她不担心地这样问苏东坡。苏东坡哈哈大笑，回她一句：“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朝云自言自语几遍，眼睛一亮，“先生，我明白了。”“哦？”苏东坡饶有兴趣地看着她：“朝云试为我解释一下。”朝云胸有成竹地点点头，又引用了两句

陶诗：“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东坡不由拊掌大笑：“果然贴切。”“朝云今日也是素心人呢。”

其实苏东坡早已注意到，自来黄州后，朝云年龄渐长，渐渐摒弃了十几岁时桃红柳绿的鲜艳颜色，代之以湖蓝、黛青，愈发显得她一身冰肌雪肤、清艳无双。两人携手并肩，慢慢地走在回家的山路上，夕阳的余晖，把他们的影子拖得老长老长。

吃过晚饭，已是星汉灿烂、清风徐来，好一个凉爽宁静的夏夜。全家人围在瓜架之下，听苏学士慢慢讲那过去的故事：“我七岁那年，在家乡见过一位姓朱的老尼姑，已经九十岁了。她说自己曾经是后蜀的宫女，亲眼见过花蕊夫人。也是在这么一个夏夜，君王（指后蜀国君孟昶）为花蕊夫人做了一首词，仙乐风飘，她断断续续只记得开头两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

云行浅水，月映高天，全家人悠然神往，一时静默无语，只有虫声唧唧，如此浮生，真如梦境。还是朝云打破了沉默，轻声说：“听这两句，倒好似《洞仙歌》的开头呢。”一闻此言，东坡心中豁然开朗，他从年幼时就一直魂牵梦萦于这个神秘的故事，想把它续补完满，对音律词令有一种敏锐直觉的朝云，可谓给他的这段经历，掀起了通往玄幻之境的水晶帘。

一句句绝妙好词从东坡心中流淌出来：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

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

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神乎？仙乎？东坡先生且吟且舞，浑然不似尘世中人，而他心中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朝云，你就是我的花蕊夫人。一旁的闰之夫人点头微笑：“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看来这流年似水，既带来了自己的霜鬓，也送来了朝云的红颜，让先生给朝云收房，看来是时机成熟了。她站起身来，意味深长地看了看苏东坡和朝云：“大人，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啊。”

更看绿叶与青枝

朝云终于如愿以偿，正式成为了东坡先生的侍妾，一朝心愿得偿，两人自然是蜜里调油、如胶似漆。很快朝云就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东坡自然大喜过望，一时恨不得昭告所有亲朋好

友，一时又舍不得告诉任何一个人、只想自己独享这份巨大的甜蜜和快乐。

怀孕初期的女子往往嗜睡贪酸，情绪也不大稳定，又是初为人母的喜悦，又是对未知小生命的担忧。苏东坡在一系列梅花诗中半遮半掩地向我们透露，“不应便杂夭桃杏，半点微酸已著枝。”身怀六甲的朝云愈发容光照人、满身幽香，“抱丛暗蕊初含子，落盏秣香已透肌。”在东坡眼中，此时的朝云可不正是那含苞待放、欺霜赛雪的一树梅花吗？

元丰六年（1083）九月二十七日，朝云为东坡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儿子，东坡视若珍宝，给他取名叫苏遁，“遁”字取自《易经》，有遁世归隐之意。乳名则更加朴实无华，名为“干儿”，脚踏实地，讲求实干。这哪里像一位大文豪取的名字呢？家人多有不解，朝云却从未提出异议，她明白，来到黄州以后的大人，已经深深了悟“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真意，没有什么比“遁”和“干”这两个字，更能寄托他对孩子的千般珍重、万般爱惜了。

在干儿的满月宴上，朝云容光焕发，抱着干儿站在东坡身旁，东坡老怀大慰，向众人解释了他取名的典故和由来，并戏谑般地做了一首绝句，这就是在后世大大有名的《洗儿戏作》：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众人轰然叫妙，唯有朝云心中蓦然一阵酸楚：也只有大人这样的绝顶聪明人，才有资格说“我被聪明误一生”，可是放眼当今朝廷，满堂公卿尽是“愚且鲁”之辈，大人何日才能如愿以偿、一展胸中抱负呢？

不管有没有那一天，大人，我和孩子都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黄州，就是我们的乐土。

然而意想不到的灾难，已经朝着这苦中作乐的一家人，悄悄露出了锋利的爪牙。干儿还不到半岁时，苏东坡又接到朝中旨意，将他迁到汝州。正是暑热难耐的天气，交通又极为不便。元丰七年（1084）的夏天，小小的干儿因为中暑难治，伤逝在去汝州的客船之上、母亲的怀抱之中。

上天给予的珍宝，又如此匆忙地收了回去，再也不能抱一抱亲爱的小儿子，看他无邪的笑颜，听他咿呀的学语声了。“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泄水”，这恐怕是在黄州脱胎换骨后，东坡第一次如此痛彻心扉，然即使在这样巨大的悲痛中，他最牵挂的仍然是朝云，“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

孩子的小衣服小裤子还挂在架上，还在哺乳期的朝云，乳汁已经满溢流淌了出来。那个牵系着一家人喜怒哀乐的小精灵，却已经永远地消失了。东坡强忍泪水宽慰着朝云，朝云却已经哀痛欲绝，恨不得追到黄泉那头，去抢回自己的儿子。

一家人没有到达汝州，在中途的常州居住了下来。他们都需要时间和空间，来默默治疗

自己内心的伤口。常州风物有似杭州，东坡选择此处，是为了让朝云尽快地恢复如初，他们一起吃斋念佛、虔诚祈祷，希望干儿能够在另一个世界中，平安喜乐，健康成长。

翰林前世是襄王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只有岁月的反复冲刷，才能让血淋淋的伤口麻木结痂，沉睡在心灵的某处。那个小小的孩子，成了苏家人不可触碰的地方。

无论心中如何哀痛，年轻的朝云终于还是挺了过来，她又抱起了琵琶，煎起了清茶，又能以妙舞清歌，让苏学士为之忘忧开怀了。

离开黄州后的几年中，东坡的处境有所好转，先后出任翰林学士、杭州太守，并在元祐六年（1091）再度回京。当时，东坡最得意的弟子，大名鼎鼎的秦观秦少游，也在京中任职，顺理成章地成了苏家不请自来的常客。

对于朝云在东坡心中的地位，秦少游心知肚明，在欣赏了朝云的歌舞后，他挥毫写下一首《南歌子》：

霏霏迷春态，溶溶媚晓光。不应容易下巫阳。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

暂为清歌住，还因春雨忙。瞥然归去断人肠。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

聪明的秦少游猜到了当年老师给朝云取名的真意，将朝云比作那位“来如春梦几多时”的巫山神女，那么苏学士自然就是和神女共度巫山的楚襄王。而自己虽然也为神女的仙姿所迷醉，却只能当一个旁观者“兰台公子”，写一篇漂亮的诗文，来记下这难得的奇遇了。

东坡读了这首既大胆、又识分寸的艳词之后，忍不住哈哈大笑：“少游高才，说不得，老夫也要唱和一首了。”

云鬓裁新绿，霞衣曳晓红。待歌凝立翠筵中。一朵彩云何事、下巫峰。

趁拍鸾飞镜，回身燕漾空。莫翻红袖过帘栊。怕被杨花勾引、嫁东风。

“老师”，秦观脸上一红，“学生可不是那轻薄杨花啊。”苏东坡得意地捋着胡须：“无妨无妨，落花有意，怎奈流水无情呢？”躲在帘内的朝云又气又笑，这师生两个竟拿自己开起了玩笑，看来这次的“密云龙”，秦少游是没有口福了。

苏东坡的另外几个得意门生，也都有赞美朝云的诗词，只是比不上这位“山抹微云”秦学士罢了。黄庭坚写的是“近池催置琵琶床，衣带水风香”，晁补之则更加想入非非一点，“鸚鵡花前弄，琵琶月下弹。蓦然收袖倚栏干。一向思量何事、点云鬟？”对于师兄们“明目张胆”的倾慕向往，四学士中最为老实忠厚的张耒不以为然，一语道破天机，“蜂蝶休忙，不与春风一点香。”你们都别痴心妄想啦，朝云小师母和老师之间的情意，皑如山上雪，皎

若云间月，岂是你们覬觐得了的？

书房中，东坡和朝云相视而笑，此时的他们，早就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了，什么襄王神女，什么蝶舞蜂随，于他们不过是清风过耳，终不萦怀。

这几年，东坡先生的官是越当越大了，翰林学士，兵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在外人看来，此前数十年的磨折，终于让这位大学士学会了明哲保身，想要平安度日了。但苏东坡就是苏东坡，哲人慧眼，志士胸怀，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王安石变法他嫌激进，司马光当政他认为保守，这样一来，新旧两派无不视之为仇。东坡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真是“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啊。

一天下朝后，东坡吃过晚饭在院中散步，忽然来了兴致，拍拍自己开始发福的肚子，问大家：“你们说，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一个机灵的小侍女马上抢答：“大人腹中都是文章啊。”东坡摇摇头，不以为然，又有个聪明的上来奉承：“都是识见才华啊。”东坡还是摇头，众说纷纭，东坡却只是摇头。朝云冷眼旁观，心若明镜：“您一肚子都是不合时宜。”东坡捧腹大笑，朝云朝云，只有你才是我的知音啊。

古往今来，因为站得高、看得远，说出当时人不敢说、说不出的话，哪个天才不是不合时宜的呢？满朝公卿不解东坡，知交好友不解东坡，而灵心慧质的朝云却能一语中的，不是因为爱，还能是什么原因呢？

此心安处是吾乡

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终于为自己的不合时宜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四月被贬英州（今广东惠州），六月又贬到惠州，愈加偏远。在当时人看来，像岭南这样的天涯海角处，穷山恶水，毒烟瘴雾，恐怕一去就再难回来了。在此前一年，王闰之夫人已经去世，东坡则把家人侍妾仆从等等几乎全部遣散，身边只留下小儿子苏过和两个老仆人。

我们的朝云呢？

是的，东坡最割舍不下、又不忍心让她同去受苦的就是朝云，他想把朝云留在内地。但朝云却斩钉截铁、不为所动，甚至还破天荒地冲敬爱的苏大人发了火：“难道您觉得我连端茶倒水的资格都没有？”

最终，和东坡共赴岭南的，还有朝云。对此，东坡铭感五内，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自豪又苍凉地写到：“自当涂闻命，便遣骨肉还阳羨（常州），独与幼子（苏）过及老云并二老婢共吾过岭。”

老云，就是朝云，当时她刚刚三十出头，“老云”的呢称，有没有一点“少年夫妻老来

伴”的意味呢？从此，说朝云是东坡生命最重要的女人，再也不为过了。

天涯海角，回望中原，如烟如梦，恍如隔世。东坡收拾情怀，写过这么一首读来清新明丽、满口余香的经典好词：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来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蝶恋花》

写完之后，他颓然搁笔，对身旁的朝云说：“朝云，你为我唱唱这阙《蝶恋花》吧。”朝云答应一声，强忍着眼中的泪水，拿来自己心爱的琵琶，启朱唇，发皓齿，一声婉转清音，缓缓飘出。

一字一叹，一声一哭，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她已经泣不成声，东坡缓缓睁开眼睛：“怎么了？”朝云泪珠滚滚：“我最唱不下去的，就是‘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一句啊。”

东坡心酸不已，却又故作欢颜来安慰她：“你看你看，我刚刚悲秋，你又来伤春了不是？”

回应他的，只有朝云的呜咽声。

这一刻，他不是那个名满天下的大文人、大才子，她也不是那个千娇百媚的小小侍妾，他们只是一对普通的饮食男女，一双相伴到天涯的平凡夫妻。只有她懂他，也只有他懂她。

春光灿烂，恰如红颜之美，故而春残花落时，女子多伤春；秋果成熟，恰如功业辉煌，故而秋光凋零时，男子多悲秋。但其中蕴含的对生命、对人生、对命运的无限珍惜和探索，却是完全共通的。

又到春末，固然芳草处处，正像报国无门的屈原大夫所说：“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然而朝云怎么能不知道？大人的一颗心，没有丝毫远离过京城汴梁、江山社稷。而今却独自天涯零落，自己也慢慢老去了，恐怕过得几年，就不能陪伴在大人身边，与他共赏“水连芳草月连云”的美好景致了。

前思后想，柔肠百转，怎么能不泪下如雨呢？

抛却了舞衫歌扇，捧起了经卷药炉，朝云出落得愈发清逸了，真如“世外仙姝寂寞林”，但她和东坡的一片至情，却愈发深浓了。

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

伯仁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

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

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

——《朝云诗》

比起那位晚年把侍妾全部遣散的乐天居士白居易，东坡是何等幸运。他的欣慰和满足，也于此可见一斑。

阴霾的日子中，小小的快乐，就是乌云上的银边，透露出太阳的些许光辉。端午节快到了，爱美的朝云稍一装点，立刻便是神采奕奕，但她总觉得还缺了最重要的一环，于是又发起愁来。直到东坡提醒，她才恍然大悟，“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好诗要向谁求呢？眼前不正是天下无双的人选吗？苏东坡欣然从命，挥毫而就。

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

——《浣溪沙》

佳人相见一千年，读着这三生之约的美好词句，朝云会心地笑了。

岭南毕竟条件艰苦，朝云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差，但和那位病了之后就再不见汉武帝的李夫人不同，在爱人东坡的眼中，病了的朝云还是美的，就像天边的明月一样，哪怕被云彩遮掩，却更添风姿。东坡心疼朝云，恨不得病生在自己身上，朝云却摇摇头，为他唱起了一曲《金缕衣》。以此来安慰他：好景不长，且行且珍惜吧。

美人如月，乍见掩暮云，更增妍绝。

算应无恨，安用阴晴圆缺？

娇甚空只成愁，待下床又懒，未语先咽。

数日不来，落尽一庭红叶。

今朝置酒强起，问为谁减动，一分香雪？

何事散花却病，维摩无疾？

却低眉、惨然不答，唱《金缕》一声怨切：

堪折便折，且惜取、少年花发。

——《三部乐·情景》

朝云的病情稍有好转，老东坡手舞足蹈，高兴得像孩子一样。但非常不幸，这只是病人的回光返照，朝云的生日快到了，东坡用了诗歌中最隆重正式的体裁，口号，为她祈福祝寿，“天容水色聊同夜，发泽肤光自鉴人。万户春风为子寿，坐看沧海起扬尘。”

沧海桑田，敌不过黄泉碧落。临终之际，朝云望着她追随了一生的东坡，眼前一幕幕如

电般掠过，西子湖畔初见，琵琶弦上重逢，黄州的艰辛和甜蜜，儿子夭亡的痛楚，“不合时宜”的知心，天涯芳草的失落，老来相伴的温馨……一幕幕，一重重，朝云释然了，轻声念着《金刚经》的偈子，在东坡怀中，她安然离世……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这看似超脱的句子背后，何尝不是对东坡最后的安慰和牵挂？

朝云也去了，东坡终于消尽了平生种种心。他把朝云安葬在惠州西湖的南畔，为她写下了墓志铭：“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唯佛是归。”归去吧，归去吧，这人生万般苦，愿你能早登极乐，早得解脱。

在《惠州荐朝云疏》中，他用八个字来概括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平平常常的两句话中，蕴含的是两人二十余年无比深厚的感情。“此会我虽健，狂风卷朝霞。使我如霜月，孤光挂天涯。”“朝霞”（即朝云）一去，东坡就如同风霜冷月，孤孤单单，凄凄冷冷，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啊。

又到一年梅花开时，东坡睹花思人，写下了号称“古今第一咏梅词”的《西江月》：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常嫌粉污，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玉骨冰肌，素面朝天，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抔净土掩风流。而余下的尘世中人，还将在这万丈红尘中继续随波而去，直到生命的尽头。

年年岁岁，东坡徜徉在惠州的西子湖畔，朝云墓边的“六如亭”里，是他对朝云最后的告白：“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黄昏时节，细雨纷飞，天上人间，他们会在哪个地方重逢呢？

赌书消得泼茶香：李清照与赵明诚

《红楼梦》中黛玉教香菱学诗，纵论古今诗人高下，别具慧眼，锦心绣口，使我心有戚戚焉。她鄙薄陆放翁的“浅近”，认为这并非诗的正道。推崇李太白、杜工部和王摩诘三位大家，分别视为七绝、七律和五律的正宗。溯而源之，再读一读魏晋诸位名家如陶渊明、谢眺、阮籍、庾信、鲍照等人的集子，以香菱的聪慧，不出一年半载，就“不愁不是诗翁了”。

有这样高明又不藏私的老师，又有那样好学而悟性十足的学生。后来香菱在大观园诗社

中的精彩表现，也就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了。如此珠玉琳琅一段好文字，方可称得上是“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噙香对月吟”啊。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以性情身世禀赋而言，在历代诗人中，林妹妹却偏偏不喜欢和她最是相近的李商隐，有一回大家坐船玩耍，林妹妹对宝哥哥半是撒娇半是蛮横地说：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有一句还算挺好，留得残荷听雨声。在妹妹面前根本毫无脾气节操的宝哥哥一听马上说好啊真是好句子，咱家池塘里的枯枝败叶都不要拔了。

如此殷勤，也不过换得妹妹莞尔一笑。

同是才女，不知林妹妹对易安居士可有隔代知音之感？曹雪芹先生没说，我们也不好妄加揣测，但从妹妹哀婉悱恻、清丽尖新的诗句来看，倒是很有几分漱玉花间的味道。

林妹妹还写过《五美吟》，颂扬感慨过古时几位大名鼎鼎的奇女子，美人巨眼识穷途的红拂，吴宫空自忆儿家的西施。向往知音、爱情与生命的自由，质疑权力的虚伪和命运的定数。像一簇小小的却明亮的火焰，盛开在庭院深深的朱门绣户中。

所以李清照与赵明诚那样的爱情，应该是为她所嘉许的吧。林妹妹说过，“我为的是我的心”，“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似污淖陷渠沟”。空灵洁净，不染尘埃。而在真实的历史中，能配得上如此评语的，怕也只有李清照等寥寥数人耳。

对了，李清照也有一位女弟子韩玉父，后来千里寻夫，知其薄幸，遂写诗叹曰“生平良自珍，羞为浪子妇”。这样的自珍、自重和自尊，何尝不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呢？抹去了世俗风烟尘灰色，方能看出这一位位好女子心中，未被玷污的最初的洁白。

倚门回首弄青梅

宋，元丰七年（1084年）春，山东济南章丘，一个小小的女孩儿来到了世上。其父李格非才华俊迈，识见过人；其母王氏则是宰相之后，名门闺秀，学养出众。先天的优良基因，加以后天的良好教养，让小女孩的聪颖慧黠得以无拘无束地蓬勃生发，成就了后来名垂千古的李清照。

清照两岁时，父亲由家乡的一名小小闲官，被提拔为国子监的学录，然京城居大不易，李格非孤身赴任，眷属仍旧留在故乡。虽然出身平凡，然而李格非以其过人才华，很快崭露头角，先后升任学正、国子博士等职，更得到文坛盟主苏东坡的青眼，成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良马既闲，丽服有晖，金明池畔的依依杨柳，见证了李格非吟哦唱和的美好时光。

然春风得意时，最不可忘记初心。因为与苏东坡亦师亦友的知交之谊，李格非被无可避免地卷入党争之中，因拒绝揭发攻击与其亲近的元祐党人，李格非被贬出京，到江西为官。

升沉际遇浑闲事，风骨其人可铸金。言传而身教若此，李清照之才华风骨，可谓渊源有自。

章丘境内山重水复，有“小泉城”之称，美丽清幽，如诗如画，虽然与父亲别多聚少，但在母亲的悉心关爱教导下，李清照一天天地长大了。少女的欢乐如夏日微风般不可捉摸。常常在清凉的夏夜，她和女伴们结伴荡着小舟，放歌纵酒，徜徉于荷香水月间，沉醉不知归路。渐渐迷失了来时的方向，欢笑嬉闹间，惊起一滩沉睡的鸥鹭。

婷婷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这一年，少女李清照接到了睽违已久的好消息：父亲李格非转回京城为官，担任礼部员外郎。欣喜之余，清照忽地意识到，僻居小城一隅，亲近故乡山水的时光，也许很快就要远去了。

无论多么的留恋不舍，李清照还是和家人一起，在一个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上元佳节前，来到了东京汴梁。那是一个如梦幻般壮丽的都市，数十年后的一本《东京梦华录》，用细腻感伤的笔触，铺排点染其中一二光景，已教后人之为之沉醉神往、不可自拔。

初来乍到的少女很快适应并融入了这个本就属于她的迷人舞台。除却“倚楼无语理瑶琴”、“海燕未来人斗草”的闺中乐趣外。令她时时吟咏回味的，却是其父《洛阳名园记》一文，借园林花木之胜景，道古今沧桑之变幻，意味悠远。少女李清照明媚的大眼睛中，应该已经有了这样“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和“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然而真正让她名动京城的，还是那一曲不可复增、亦不可复减的《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
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风雨如晦的夜晚，正适合做一场酒酣香浓的美梦。梦醒之后，忽地想起庭前一树海棠花。然而娇憨天真的卷帘小丫鬟，却不解自家小姐心中，缠绵五内的一段情思。清照不由得悠然叹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眼前景，心中事，梦中情，交织得天衣无缝却又明白如话，道破了人人皆有却无法一言蔽之的点滴情怀。

一夜之间，汴梁为之纸贵。吏部侍郎之子、太学生赵明诚读着这首美丽的小词，心旌摇动，悠然神往。正当知慕少艾的年岁，家中长辈也早开始为明诚相看各家的闺英阁秀。倘若结缡同归，他愿意与之共效于飞的，当是何等样的女子呢？白日多所思，有天晚上，他便做了一个奇幻而美丽的梦，醒来只记得其中三句，“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无需太费心思，也可解开这个浅显之极的字谜，无非隐含了“词女之夫”四字。精明强干的赵挺之大人明了自家幼子的心事，不由拈须微笑，登门求亲两相说合不在话下，赵李姻缘由此而启。也许是小儿女的故作狡狴，也许是才子佳人姻缘天成，这场亦真亦幻的梦境，倒是为李清照与赵明诚的缘分，平添了几分玫瑰色的旖旎趣味。